

商都钟鼓

伟人的春节

马承钧

“大吉大吉，吉庆满堂，中华大吉，世界大吉！”引来满堂欢笑，当中山先生得知其中原由后，也风趣道：“袖子气色青黄不接，怎似橘子这般红彤彤好兆头哩！”又赢得一片掌声。

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每年除夕都要出席军民联欢会与民同乐。他还要在枣园小礼堂用自己的钱请村中老幼会餐，各家也都会携软糕、油馍、黄酒、麻糖等物来给主席拜年。

1965年除夕夜，周恩来总理与北京人艺术的同志一起过年。周总理、邓颖超与李先念、陈毅、王震等一道来到首都剧场三楼，剧院尽最大努力备了些茶水、糖果和职工自制的冰糖葫芦，陈老总见状问道：“你们哪来这些好吃的呀？”得知是上级为剧场特批的白糖和红糖，每张戏票可买两串冰糖葫芦时，陈毅哈哈大笑：“哦，原来观众是为冰糖葫芦来看戏的哩！”周总理却没有笑，轻声说：“这说明粮食不够吃，群众肚子空啊！”

时过境迁今非昔比，现在的日子比过去可谓天壤之别，但追忆革命领袖的爱民情怀与古道热肠，仍令人扼腕动容，也该更加珍惜今天！

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出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请亲密战友廖仲恺出任财政部长。廖精打细算以身作则，常说“民国新生，百业待举，要为大众节省每一个银元。”翌年春节前夕，廖的管家梅伯想近年来廖先生生活一直很清苦，去年春节更是俭得连糖果都不舍得多买，来拜年的人又多，作为一位管钱的部长未免太寒酸。便对廖仲恺道：“今年沙田柚丰收，价钱又便宜，我想买些回来过年。”不料仲恺听罢竟说：“梅伯，我知道您一番热心肠。但过年跟平日一样，过得平安就是福，尤其我们做官的更不能排排场，目前政府银根短缺，沙田柚乃名贵水果，我就不买了，过节的事请您将就一下吧。”

廖仲恺此言恰被夫人何香凝听见，她怕管家难堪，便说：“梅伯讲的也在理，过年嘛总要有个气氛的。不如就买些柑橘回来待客吧，价钱比柚子便宜得多。”廖听罢答应了。大年初一孙中山偕夫人还礼跨等前来拜年，见桌上放着大红的橘子，拱手笑道：

随笔

关于表情

罗西

所有的花朵都是笑颜。梅是浅笑，荷是清笑，玫瑰是甜笑，向日葵是大笑……

最美的表情就是这些笑。所到之处，最能触动我们心灵的风景，应该是那里人的表情，我喜欢日本人的清和，美国人的生动，西欧人的优雅，而中国人大部分表情很僵硬，甚至不会做表情，干脆冷漠到底，不生动，不可爱，不好看。

在路上，遇见“散装”的陌生人，他们的脸谱，几乎都是警惕的、冷淡的、甚至是蛮横和憎恨的；我们似乎不太习惯热情，那就罢了，可是偏偏就选择僵硬、寡淡与怨恨。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是，欧美一度流行的“酷”风，在中国至今还十分活跃、有市场，因为冷漠与酷有一点点接近。

其实，我们有过谦谦君子的笑容，哪怕是那么绚烂的羞涩的笑，但是都被我们抛弃了，换来的是有些黯淡的冷面具，挂在脸上，拒人于三丈之外，“秋风扫落叶”般的严肃与冷酷。我是个和善之人，一般和颜悦色，走在路上，不小心就带这样的表情，结果，常常反馈给我的是：有人先是惊讶地接收到我的表情，然后左看右看有没有其他的熟人与我呼应，发现没有，立即果断地拉下脸，恼羞成怒地回我一个大不羁的脸，很不友善，十足的敌意！我常常很尴尬无章地收回自己不小心散发出去的和颜悦色，摇摇头自嘲一笑……

记得中学英语课本里，有个小故事，说是小威廉每次坐在他爷爷摩托后面，一路上，爷爷总有热情洋溢地打不完招呼，他就很好奇地问爷爷：“你认识的人真多？”爷爷的回答是：“其实他们都是我

不认识的，但是与他们打招呼，他们就会高兴，这有什么不好？”我们过去淳朴的乡下，也有这样的民风，大家都很友好，热情，彼此的脸上都是晴朗的天，相互辉映，心灵敞亮。

昔日中国排坛王子汪嘉伟哪怕跳起来扣球的时候，脸上都带有一丝看不出却觉得出的神奇微笑，他的魅力，曾经让整个日本国疯狂迷恋，很多夫妇要认他做干儿子，他更是无数女生倾倒的偶像。而中国另外一个阳光女孩桑兰，因为在美国体操比赛中受重伤，下身瘫痪，但是她坚强灿烂的笑容一样让全中国人民感动，包括总统克林顿在内的各路名人去看望她、拥抱她，表达敬意与祝福。

中国人性格是相对内敛，要让我们变成热辣奔放的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或者巴西人，显然不现实，但是微笑是通用的，为什么在城市化、全球化过程中，我们却莫名其妙地丢了原来羞涩的微笑，还雪上加霜换来冷漠甚至怨恨的表情？谦称自己是“文盲”的武打明星李连杰说，最好的武器不是刀枪棍棒，而是“微笑”！他是靠“打”打天下的，但是他最后经验分享却是谦和的“微笑”。

确实，“微笑”是最适合做有些含蓄有些内向有些羞涩的中国人第一表情的，为什么我们的学不来，却把我们祖先传下来的宝贵微笑给忘记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事关一个民族的形象塑造，其实也事关我们心灵的内部建设。中国的表情，应该是先学习微笑，然后渐渐过渡到盛唐有过的那种仰天“大笑”！



海棠(摄影)

康先玉

百年乘鹤云霄去，此地空余老人情。今年元旦，正好是百岁奶奶三周年的祭日，门前的大街上再也见不到她捡拾杂物、为行人清理路面的身影。

奶奶就是这样一个人，乐于助人，在百岁之年，她还天天拣路上的小石块、小树枝、废旧饮料瓶等，方便走路者。奶奶在世的时候，我只觉得这是她的品性和习惯。然而回阵往事，我时常为她的举动感到钦佩和敬重。我小时候，正值改革开放之初，因为居住在山

区，农村还很贫穷，粮食根本不够吃。一天早上，奶奶正在厨房做玉米稀饭，我在煤火台周围转着玩，突然窜掩的旧木门被推开了，一个个头高高的瘦男子一瘸一拐地走到了灶火台旁。“大娘，我饿了。”说着话，他瘫倒在土灶下，一只破烂发黄的包重重地砸在了他的腿上。奶奶停下活儿，一手猛地想拉住他，一手用掌心摸了摸他的额头，马上从铁笼里拿出一个白蒸馍送到了他嘴边。“孩子，吃吧！”奶奶说话那样有劲！男子狼吞虎咽吃了起来。玉米糝汤做好后，奶奶又盛了一碗让他喝。要知道，那时白馍只有走亲戚或过年时才能吃上，笼里的白馍已放了几天，家里人也不舍得吃。男子吃过饭后，精神好了许多，起身走时，说了一大堆感谢的话。奶奶用衣袖擦了擦眼角的泪，轻轻地说：“吃饱啦？孩子走吧。”这件事虽然过去

了很多年，对于现在生活无忧的孩子也许难以想象，然而它在我心底掀起的波澜却是永远，甚至时常令我震撼不已！

从不为难道人，任凭自己受苦受累，这是奶奶的一贯做法。一次大雨过后，一辆拉煤车从门前驶过，车轮溅起的泥水洒湿了奶奶大半身，又脏又臭。这时两个过路人拦住了煤车，为奶奶鸣不平，让赔奶奶一件衣服。司机爽快地答应付钱。谁知奶奶听后不同意，“出门在外不容易，赔啥钱，赶紧回去吧。”车走后，奶奶脱下衣服，拿个盆子洗了起来。当时她已经八十高龄，正值深秋，凉风中，奶奶挪动着小脚，在院中走来走去倒

水搓揉，双手冻得不停地颤抖，可她硬是不让帮忙洗。奶奶善良的事还有很多，这是世纪老人的遗产。在时间长河的洗礼中，许多事情早已遗忘，但是奶奶的善行如同片片小舟在我记忆的海洋中破浪前行。

奶奶没有什么文化，但她认准一个理：“多做好事，当个好人。”说白了就是乐于助人，处处与人为善。我想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应该崇尚的东西。无论何时，我都为有这样一个人可敬可爱的奶奶而感到自豪！

奶奶的精神永远不会逝去！



秋声在山(国画)

马丙彦

郑邑旧事

政通路人和路的由来

王瑞明 杜丰芮

政通路位于二七区委、区政府所在地北侧，东起京广中路，西至兴华南街，长1500米，宽18米。上世纪90年代，这里原是齐礼阁乡蔬菜生产基地小李庄村内，通往市区和西郊的一条宽不及7米的小路，每到蔬菜旺季，这条村中道路十分繁忙，拥挤不堪。

1993年，随着郑州商贸城的快速发展，位于二七商业闹市苑陵街的二七区人民政府机关，工作繁忙，办公环境狭小与政府机关不相协调，已不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开始选址小李庄村筹建新址办公。并经区长办公会议多次讨论，拟将二七区政府机关迁至小李庄所在地，新修道路

起名为政通路，取人民政府执政为民，发布有关施政的命令畅通无阻之意。并由二七区地名办呈报市地名办公室，经市政府批准，以郑地名字(1995年)06号文件公布：“同意将二七区境内新修道路，东起金海大道(现改为大学中路)，西至师范学院的一段，命名为政通路。”1996年4月，二七区人民政府机关，正式搬迁，启用政通路新路名对外联系公务。

二七区人民政府迁新址后，来区政府办理公务，开会，办事的多起来，人车也多了。为适应改革开放搞活的需要，1997年，市政部门开始打通拓宽政通路，西边直通兴华南街。2003年，遵循一路一名的原则，经市

地名办批准，废除航海北街，更名政通路。从东向西，全路贯通。

人和路是在二七区人民政府办公大院围堵东侧，与二七区委、区政府、二七法院、小李庄部分村民住宅楼房中间形成的一条路。北起政通路，南至航海中路，长500米，宽10米。取政通人和，各项利民政策，得人心之意。2002年8月28日，市地名办公室正式批准命名为人和路至今。

今天的政通路、人和路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坦荡平整的马路，绿树掩映，四通八达，让群众满意的是公交公司相继开通了40、57、212、213路公交车。市地税局、郑州师范学院，路2中南校区、22中学校，新建成的政通路小学，区文化馆、图书馆、大小商店等鳞次栉比。昔日小李庄村低矮陈旧，杂乱无章的房屋，2007年经过轰轰烈烈的城中村拆迁改造，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新书架

《谍战在黎明》

黄奎

毛泽东一生走出国门只有两次，这两次都是出访当时的亲密邻邦苏联。第一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仅两个月，即从1949年12月6日至1950年3月4日。第二次是1957年的11月2日至21日。

毛泽东第一次走出国门，是在极其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极其混乱的国内环境下成行的。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在世界东方崛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实行政治上遏制，经济上封锁的政策，千方百计把这个屹立于世界东方的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扼杀在摇篮之中。在国内，大陆大部分地区刚刚解放，有的地区还没有解放，如新疆、西藏，还有山东的青岛。对新政权不满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散兵游勇、特务、间谍分子以及刑事犯罪分子，他们不愿失去过去的“天堂”，时时刻刻都想着“变天”，对新政权进行捣乱、破坏。更有甚者，被赶到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把反攻大陆当成既定目标，伺机进行疯狂的反扑。他们不遗余力地派遣特务，进行搜集情报和暗杀、爆破、给新生的革命政权带来危害。对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安全构成很大的危害。

《谍战在黎明》以此为背景，反映了我公安侦查机关与国民党保密局进行的惊心动魄的博弈与暗战的事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夜色中，出租车穿梭在这个荒凉而寂寞的城市中。王雪儿呢喃着

白组长从牛皮纸信封里取出调查报告，翻到一件事先折了页的地方，低声地朗读起来：“你听听这一段：应该在深圳边境一带，也就是东起大鹏湾，西至蛇口，南起深圳河，北到樟木头这一区域里，设立一个特别优惠政策区。在这个优惠区里，取消限购统购统销，取消一切票证，解散人民公社，退回到互助组，免除一切赋税，给农民以自主权，自由买卖，自谋生路，争取能够推行和香港相接近的一些经济政策。”他放下报告，定定地打量了一会儿唐惠年，然后慢慢地问：“你，唐惠年，还要中央推行和香港接近的一些经济政策？”

唐惠年：“我说说我的真实想法。这些年你们这些人在上头待的时间太长了。如果你们真正沉到下面，你们就会跟我一样明白，我们这些人如果仍然闭着眼睛对现有的一切唱赞歌，就是对我们这个党最大的不忠。”白组长：“我没有否定你这份报告的真理性。但你是个老记者了，应该懂得，真实性是要服从党性的。否则我们就要犯大错误。”唐惠年：“但是……”

白组长：“我们在这儿不要争论。现在重要的是找到一个结合点，能兼顾到真实性和党性原则。”白组长从牛皮纸信封里掏出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拍摄的是：一些淹死的偷渡者尸首漂浮在海面上。一个老村民悲哀地在挖坑掩埋这些尸首。空空荡荡的村子里，一个瘦弱干瘪的老妇人悲哀地仰望阴沉的远方……)他把照片放在唐惠年面前：“你再看看你拍的这些照片，如果我们把这份调查报告和这些照片发在内参上，只要有一位中央领导看了这份内参以后说上这样一句话：这个人民日报记者到底在想控诉谁？在替谁说话？你的下场就很难预料。不光是你，可能我这个发你这个材料的内参组长的下场也就……”

唐惠年默默地拿起那些照片：“可是……可是我觉得……现在太需要让中央的领导知道这些底层的情况了。”白组长：“十六七年前，你们人民日报也有一个记者，叫连云山的，你认识不认识？他同样对当时的逃港问题做了一次秘密调查，同样提了你提的这些建议，希望能在深圳宝安一带建立一个特别优惠区，实行适度的开放政策，同样找到我，要求通过内参把这个情况报给中央主要领导。当时我也这么劝他来看，但这个连云山跟你一样固执强硬，坚持要我把他的调查报

来：“那好啊，以当时那个政治情况，他都还没受处分，今天，打倒了‘四人帮’，中央要改革的愿望也非常强烈，就更不会找我这样的人做什么处理了。”白组长：“但是，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认识是不是已经都很一致了？你再看看你自己在这里所写的‘推行和香港相接

近的一些经济政策’，你简直就是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嘛。我的老唐同志，给你戴这顶帽子是一点都不过分的啊！”唐惠年呆呆地不做声了。他呆坐着，慢慢低下头去注视自己那些黑白照片，此刻似乎也觉得有一点“触目惊心”了。

白组长说了一句：“老唐啊，你再慎重考虑考虑，再把你决定通知我。行不？”就走了。于是在北京这条著名的井街上的一家不知名的清真小饭馆的小包间里，只剩下唐惠年一个人，他苦笑了一下，摇摇晃晃地向门口走去。

唐惠年在街旁的槐树下呆呆地站了一会儿，见一辆加长的六路公交车摇摇晃晃地开了过来，并在前方五六十米处停了下来。唐惠年便赶紧跑了过去。

白组长回到办公室，组里当值的同一个同志告诉他：“有人找你，好像挺急的。已经打了不止一个电话来找了。一再说，请您务必给他回个电话。从留下的电话号码看，是从京西宾馆打出来的，说不定还是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

连载

女服务员说里面有个穿灰色羊毛衫的姑娘坐在地上不动。张伟暗暗叫苦，只好让服务员在门口看着，自己走进女洗手间查看究竟。

走进一看，王雪儿一个人坐在地上伤心地哭泣着，一地都是泪水。张伟用肩膀把她架了起来扶到洗手池边，王雪儿呕吐了一阵，终于清醒了些。

张伟试着松了下手，还好，她能站得住。张伟拉着她往外走，一个小姑娘进来，看到女洗手间居然有个男人，吓得连声尖叫：“靠，没见过流氓啊。”张伟没好气地回了一句：“你才流氓呢。”

要这会儿回去还得被灌酒，张伟一琢磨，索性把王雪儿带到了另一层楼的电梯间里，好让她休息一下。

“好点了吗？”“好点了，谢谢你。”张伟摇了摇头，从烟盒里摸出两根烟来，都点了，一根自己叼着，另一根递给了王雪儿。王雪儿抽了一口，大口大口地咳嗽起来。

“你刚才哭什么？”张伟问王雪儿。“我没哭。”“没哭就好，哭也没用。”

“我知道。”但王雪儿又蹲在地上哭了，烟卷被泪水浸透，轻轻一弹就断了。张伟只好重新点了一根递给王雪儿，却发现她蹲在地上，已经睡着了。这下张伟彻底傻了，他扔掉烟卷拼命给王雪儿打电话。电话没人接，估计孙海和那帮哥们儿也喝大了。张伟只得把王雪儿拽了起来，呼哧呼哧地抱她往背上。好歹女服务员一身身材瘦瘦，不算太重。回到包房，张伟便去了，包房里空空如也，只剩下他的书包和王雪儿的外套在钩子上挂着。

张伟心里一边骂着孙海，一边叫了个服务员帮他扶王雪儿到了外面。服务员拦了辆车，张伟费力地把王雪儿塞进后座，准备关门到前座去，转念一想，她这个样子，自己根本坐不稳啊，张伟只好也坐到了后座去。

“师傅，去哪儿？”张伟在脑子里紧张搜索着，去公司？这个点儿，估计公司里还有弄后期的工作人员。去洗浴中心？自己没法进女更衣室。只有一个办法，先带回自己家再说。想到那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回家，弄得不好，自己和王新的感情就玩完了。

“嗯，去健翔桥。”夜色中，出租车穿梭在这个荒凉而寂寞的城市中。王雪儿呢喃着

还放着留言条，张伟抄起来一看，是个手机号。张伟用手机照着号码拨了过去，过了几秒钟，电话通了，听得出来，王雪儿是在车上。

“喂，你没睡吧？昨天我带你走的时候，大伙儿已经理单走了，我没地方送你，只能带你回家……”

过了好一阵儿，王雪儿终于说话了，口气似乎很平静：“谢谢你，打扰你了。”

“哈哈，没事没事，你回家休息一下。”张伟的呼吸开始急促了。一阵尴尬的沉默。

“你是个好人，昨晚没有不尊重我。”王雪儿说。

张伟一下不知道说什么好，停了一阵儿才回答：“哈哈，其实我也好色，主要是我喝多了，没有战斗力。”

“呵呵，你不要这么说。你昨天很清醒，回家还工作，你的笔记本一直开着呢。”

又是一阵沉默，最后，王雪儿打破了沉默：“我欠你一次，下次你要是没地方去，可以睡我家沙发。”



中国命运多舛的伟人们，再回首，依然记得那年的春天，命运多舛的伟人们，再回首，依然记得那年的春天，命运多舛的伟人们，再回首，依然记得那年的春天……